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韩先楚故事

The story of Han Xianchu

何伶俐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许光达故事

许福芦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光达故事 / 许福芦著.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4. 12

(开国将军故事丛书)

ISBN 978 - 7 - 5065 - 6905 - 7

I. ①许… II. ①许… III. ①许光达(1908 ~ 1969)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2341 号

许光达故事

书 名: 许光达故事

著 者: 许福芦

责任编辑: 余天宝

封面设计: 李 戎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168 千字

印 张: 8.125

印 数: 3501 - 85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5 - 6905 - 7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CONTENTS

1. 童年江山青春岳麓 1
2. 黄埔词典里没有“屈服” 9
3. 黄鹤楼下的火焰 16
4. 南昌城外追义旗 24
5. 会昌城杀出“娃儿排长” 36
6. 誓死血战三河坝 45
7. 十天新婚伤别离 53
8. 汪洋中的一叶扁舟 61
9. 神秘潦倒的“北漂客” 69
10. 黄埔双雄闯“江湖” 80
11. 绝命搏杀九道梁 91
12. 红军团长三开膛 99
13. 大上海的杀机与转机 109

14. 把激情交给莫斯科	124
15. 红色苏联代表虎穴降魔	131
16. 别妻十年喜相逢	141
17. 吃保德小米饭顶二分区天	154
18. 敌后武工队风险传奇	165
19. 八苏木惊险对峙,冰河坎吟风露营	178
20. 保卫“脑壳”三纵生死度外	188
21. 攻城攻心俘同窗	206
22. 战车是我,我是战车	219
23. 让衔碑:共产党人的明镜	233
24. “大将”革命遭遇“小将”造反	247

1. 童年江山青春岳麓

许光达的湖南老家萝卜冲，是浏阳河东岸的一个小山村，绿树成荫，翠竹成林，阡陌纵横，碧水长流。

那时候，许光达还没有“许德华”这样的学名，而叫五伢子——那是乡下娃子被爹妈随意使唤的“乳名”。因为在同族堂兄弟中排行第五，从小当童养媳的母亲就喜欢这样叫他。后来，全家和全萝卜冲的人，都这样叫开了。

同新中国的许多将领一样，许光达的第一个梦也是从乡村的摇篮中哺育出来的。萝卜冲的西边，有个方圆数丈的黄土堆，拔地而起，高过河堤。相传那是古时候农民起义军的点将台。如今，它成了乡村孩子做游戏的地方。他们把竞相登上土堆并独占高台的争斗称作“占江山”。

占得“江山”是少年许光达最惬意的时候。登高远望，四下成片的稻田展现着无边际的葱绿，浓阴掩映的村落，珍珠似的撒在田间。源出于大围山的浏阳河，蜿蜒掠过村西，静静地注入天边。听大人们说，远方有条湘江，湘江流经岳麓山，岳麓山上藏龙卧虎，有好景好书和数不清的好人物、好故事，它与众多名震四海的湘籍伟丈夫联系在一起，如谭嗣同、黄兴、蔡锷……

那年月，许德华总是独自爬上这座高耸的土堆，默默对着浏阳河出神。河堤上常有四方逃难的饥民来来往往。那些衣不蔽体的乞丐，拖儿带女，挎着破篮，拄着竹竿，成群结队地流落他乡。有时他们拐进村里，敲开人家的门，颤抖的双手捧着破碗，求救似的眼光挂着泪痕，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喊着……

许家老少每当此时，都会抢着过来给人送上大把大碗的米面饭食，尤其是许德华的老祖母，心肠最是慈善，只要有人上门乞讨，她总要尽其所有不让人落空。她含着泪接过人家伸过来的饭碗，结结实实地装满后，双手捧到人家手上，还不忘嘱咐一句：“慢点走啊，趁热吃吧……”

后来许德华知道，祖母原本也是个孤女，是许家长辈从河堤上捡回来的。有一次，许德华亲眼看见有个妇女抱着自己的女娃，在河堤上悲哭了好大会儿，翻身投入河中……这样的记忆，在许德华内心深处永难磨灭。

不满6岁的许德华，就拿起放牛的鞭子。到7岁多，该是上学的年龄了，许德华迫于家境，手里还是握着那根牧牛的鞭子。他懂得大人们的难处，当村邻熟悉的小伙伴们，个个欢天喜地背着书包上学时，他只能强忍着泪水，把牛牵到远远的草滩上去放，从不向父母提出去学堂读书的要求。

但是，读书的诱惑在许德华的心里是那么强烈。他放牛最愿去的地方是棣塘。那是离萝卜冲两里地的一个屋场。有位前清举人那里办了个私学，很远便可听到孩童们阵阵的读书声。许德华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冬天来了，开始下第一场雪，牛拉不出去。许德华大半夜没

睡，才打定个主意。于是他在牛棚里喂完牛草，顾不得喝口糊糊，便撒开双脚往棣塘奔去。

往常，许德华拉着牛去，总是把牛拴在附近池塘边，偷偷踱到学堂的窗下，听里面的琅琅书声。今天没有牛，他感到浑身是那么轻松。北风卷着雪珠打在他红扑扑的脸上。身上挂着破絮的小袄迎风扑打，冷风直往胸口灌，他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一个劲地在沟沟坎坎间跑着、跳着、滚着、爬着。

离棣塘渐渐近了，读书声越来越清晰：“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许德华放慢了脚步。他不敢跺脚，也不敢拍打身上的雪，生怕惊动了屋里的先生。他小心地依偎到木格窗跟前，按捺不住自己心跳，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沉浸在快乐的满足之中。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许德华嘴里轻轻地跟着先生念起来。雪末舞着寒风，在他的脚下打着旋。他一动不动地贴着墙根，周身仿佛全都麻木了。

不知过了多久，许德华忽觉读书声飘飘渺渺地远去，眼前似有黑云浮动，一片，又一片，腿开始发软。他支撑不住身体，便顺着墙根瘫软了下去。他大声地喊啊、喊啊，可除了空谷回音，没有任何应答。他发觉自己置身在黑天黑地的荒野中，猛地脚下踏空，身体便像鹅毛似的落入深渊，飘啊、荡啊……他晕过去了。

许德华醒来时，已经躺在先生的藤椅上。他身上裹着先生的长衫，双手抄在先生的怀里。先生贴在他的身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姜汤，正在一勺一勺地喂他。先生的身旁还站着个比他年龄小一点儿的女伢。她睁大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惊疑地盯着他。

“醒啦！”先生脸上泛着欣慰，“你是哪个村子的，在我的窗口

做么事啊?”

女伢抢着回答：“爹爹，我认得他。他是萝卜冲的，常在我们边上放牛……”

许德华以为自己闯了大祸，慌慌地说：“我、我……先生，你莫跟我爹爹讲，我没别的事，我就想……念书。”

先生说：“想念书，怕么事！”又问：“你这样喜欢念书，么事不进学堂呢？”

“我家里没得钱……”许德华哭了。

先生怔了一下，好半天没有言语，随后别转脸擦擦眼睛，对许德华说：“伢子，莫哭，想念书，你就来，我不要你的钱。”

“真的？是真的吗……”许德华将信将疑地溜下藤椅，慌慌张张地就要给先生磕头。先生忙将他拉住：“你这个伢子，莫给我磕头，给孔圣人磕头去！”

先生拉着许德华冰凉的手臂，来到堂屋正中的孔供奉像前。许德华趴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五个响头。磕完头，许德华仍旧低着头嘀咕：“可我还没得书本……”

先生笑着朝身后的女伢喊：“桃妹子，去给这个小哥哥拿个书本！”

女伢又甜又脆地答应一声“哎！”一蹦一跳去里屋为许德华取书本。

许德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第一次拿书本给他的“桃妹子”，后来竟然成了自己相伴终身的妻子。他们10天新婚、10年分别，在革命人生的道路上演绎出一段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感天动地。

先生邹希鲁生养了两个女儿,桃妹子是他的第二个女儿,大号叫邹经泽,后来又改为邹靖华。她从小跟着父亲发蒙识字,后来又去长沙女子师范专门学习,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女性。

在接受了许德华这个特殊学生半年之后,邹希鲁应聘到另一所许家园小学去教书。他放不下许德华,把这个没钱上学的孩子叫到身边,说:“我要走了,你也跟我到许家园小学去念书吧!”

许德华心事重重地低着头,好半天答不上话。

“去吧,么事不去啦?”桃妹子也在一边小声劝道。可小小年纪的她,哪里知道许德华的难处。

许家是个大家庭,父亲许子贵同两个兄长尚未分家,大伯许长龄做篾匠,没有儿子,只有个女儿;二伯许有道是个驼背,做爆竹为生,两个儿子还小,都没有上学;唯有自家这一房兄弟姊妹较多。兄弟姊妹多吃口也就多,平常父亲就担心大伯、二伯家有闲话,这回自己又要花钱去读书,生出一笔额外的开销,他能同意吗?

果然,许德华回家一说,许子贵不同意。但大伯许长龄却站出来说话,坚持让许德华去读书。他手头有几个私房钱,愿意掏出来培养侄儿。实际上心里早就有个小九九,想把天资聪颖的许德华,过继到自己的名下,承继香火。

许德华随邹希鲁先生上了许家园小学。从此,这个“聪明”、“有出息”的男孩子,成了萝卜冲老许家正正规规的第一个读书人。

一晃便到了11岁,许德华的学习成绩在许家园小学很出众。邹希鲁当然自得,觉得自己没有看错这个放牛的伢子,常在人人后夸说这个穷苦伢子的好处。儿女面前,就更是把许德华挂在

嘴上：“看看德华这伢子吧，读书多用功啊！桃妹子，你同姐姐就该向人家学哩！”

“人家是男伢，我们是女伢，女伢怎么能跟男伢比嘛！”桃妹子心里服气，嘴上却喜欢同父亲辩驳。

邹希鲁生气地说：“男伢女伢都该读书求知，将来回报国家做大事业！”

桃妹子私下里就跟父亲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起来，见书本就拿来读。她记着爹爹的话，常把许德华当榜样放在心上。

中秋节一过，一年一度的高小招考就要开始了。邹希鲁得到消息就立马去找许德华，可是，同班的学生告诉他：许德华有两天没有到校了！

邹希鲁着了急，匆忙赶到萝卜冲。原来，许家正在办丧事。

许德华的母亲在生小弟德强时，得了产褥热，日日加重，不治而亡。弥留之际，她把最疼爱不舍的儿子许德华叫到跟前，拉着手说：“伢子，妈就指望你这点出息了，跟着邹先生，好好念书，日后……”

见到邹先生，许德华“哇”的一声大哭。他心里憋了很多说不出的悲伤。

此后不久，许德华的大妹妹又相继去世。小弟德强因吃不上奶水，只好送给别人家。几个哥哥各有妻室，父亲许子贵终日忙在田地间，总也没个笑脸。与许德华相依为伴的，只有5岁的妹子。她的名字就叫桂妹子，是个乖乖的女娃，成天跟在许德华身边怯怯地说：“小哥，我怕……”

邹希鲁说：“莫怕，到我家去，跟桃妹子做个伴，一块儿玩，一

块儿认字。”

许德华就考取了梨梨镇的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与后来鼎鼎大名的廖沫沙同班。这件喜事一扫许家门前的阴霾，尤其是大伯许长龄，逢人就张扬这个为他争气的侄子。愁眉苦脸的许子贵自然更上心，脸上的笑意见天挂着，时不时摸着那撮下巴上的胡子，心里甜丝丝的，很受用。

县立一小坐落在梨梨镇中心的临湘山。因离河边不远，既为山野古幽，又是个水码头，人来人往信息广博，教师们思想既沉得住，也特别开放，做派更是五花八门，长袍马褂，西装革履，无所不有，大家聚到一起纵论国事，各抒己见，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从辛亥革命到苏俄政权，什么话题时髦，就讨论什么话题。

学生的思想当然也就异常活跃，而许德华又是个勤于思考的人，很快，他的思想同他的骨骼一同成长起来。到1921年从梨梨高小毕业考入长沙师范学校时，许德华已经是个满身滚动着肌球的毛头小伙子了！

许家的门楣上堪称毫光四射。萝卜冲的老老少少见到许子贵，总要带着笑脸奉承几句。奇怪的是，许子贵自己反倒闷闷不乐。许德华的大伯是个四方周游的手艺人，一眼看透兄弟的心思，说：“老三，你要是舍不得，我就把德华还给你。还是把德富过继来吧！”许子贵欢喜得一咧嘴，就把许德华要回自己的名下。从此，十天半月，许子贵就要托人到长沙师范给儿子捎句口信，相报平安。在他看来，能常往长沙师范这样光鲜体面的地方，给自己的亲生儿子捎句话，那是种说不出的荣耀。

许德华考取长沙师范，还有一人更是欢欣，这就是他最崇敬

的先生邹希鲁。临别那天,邹先生把许德华拉到身边细心叮咛:“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那可是个出人的屋场,你须加倍用功啊!”

长沙师范学制5年,第一年算作预科,后4年为本科。预科生许德华一入学,功课成绩就直往上蹿。徐特立得到消息非常吃惊,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邹希鲁的门生,怪不得呢!

许德华进了长沙师范的第十一期本科班,后来的文化名流廖沫沙也同他一起考入该班。同学之中,还有丑志剑、杨展、谢鑫等几十年后的知名人物。学生时代,许德华常和他们纵论时事政治,交流思想心得。许德华私下读过《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还读过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们创办的《湘江评论》,所以,发言言来滔滔不绝,常有独到的高论把大家吸引住。

有一天,他正在大声演讲,忽见同学背后多了一位熟悉的身影。那不是先生吗?“邹先生!”他几乎惊叫起来,“您老人家怎么过来了?”

“这是么子话?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呀!”邹希鲁兴奋地说。原来,他再次受聘来到长沙师范教国文,又成了许德华的国文老师。

中午,邹希鲁让许德华把午饭端到自己房间来吃。他拿出一只瓦罐,里面装着烧好的辣子鸡块和蒸咸鱼。邹希鲁说:“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许德华忽觉脸上发热。他怎好朝先生的菜罐里伸筷子呢?经邹先生一再催促,他夹了一块咸鱼和小块鸡肉,一点一点地吃起来。果然,又辣又鲜,味道很不错,就说:“很好吃!”

邹希鲁说,好吃你就多吃点。还说,这是桃妹子在他临时来时特意做的。

桃妹子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菜了？许德华想问一句什么，但没有出口。他只顾埋着脸，吃了一头汗。

这些小细节，让邹希鲁先生看在眼里，心里很有几分喜欢。

这年春天，邹希鲁托人到许家去提亲，要把9岁的女儿桃妹子许配给14岁的学生许德华。这让许子贵喜出望外。邹家并非本地豪富，但却是有头有脸的书香门第，人家肯找上门来下嫁女儿，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亲事立刻定下来了。

2. 黄埔词典里没有“屈服”

1926年5月11日，黄埔军校全体师生集合，准备接待一位不同寻常的军界名流。他就是李宗仁将军。

对于黄埔师生来说，迎来送往并不是件新鲜事。黄埔军校面向社会办学，丰富的教学内容和灵活的教学方法，师生都了然于胸，即使像许德华这样刚刚入学的新生，也非常熟悉了。比如像讲演、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政治调查等教学形式，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学校为锻炼学生的群众工作能力，还成立了宣传队、血花剧社。特别是经常请一些社会名流到校讲演，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吴玉章、鲁迅等一大批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经登上黄埔的讲坛。每次，都要组织规模不等的迎宾仪式。

但无论如何，这次的规格不比寻常，整个黄埔数千名教职员工，几乎没有不到场的。大家全都穿上制服，分列在道路两旁，站

得笔挺笔挺。尽管贵宾还没有影子,连蒋介石等校方官员也还没有出场,大家的队列动作依然按照步兵操典要求,始终一丝不苟。

鸦雀无声地站了一会儿,值日官便站出来指挥唱黄埔校歌: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
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这首歌,许德华在进入黄埔军校的第二天就会唱了。他将歌词并孙中山对黄埔军校的遗训,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一个笔记本上,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因此,遇有这种集体唱歌的机会,他便不像有的新生那样含含糊糊不敢张嘴,而是放开喉咙,唱得十分带劲。

大家正在唱着,值日官打拍子的手突然向下一劈,歌声立刻像刀切一样被斩断了。随即,便是一声“立正”的长口令。

这时,许德华用双眼余光朝排头看去,只见蒋介石武装整齐地朝码头上走过来了。他的身后跟着许多人,其中有周恩来、邓演达、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以及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陈诚、钱大钧、季方等等。还有几名外国教官,除那个鲍罗

廷外,许德华都很眼生,像加伦、巴甫洛夫、斯切潘诺夫这些名字,都是后来才逐渐熟悉的。

差不多就在蒋介石踏上码头的同时,载着来宾的舰艇也过来了。这让许德华觉得主宾都是极为守时的军人。

李宗仁的随员很少,只有两个勤务兵和一名副官(或参谋)模样的军官。宾主热热闹闹地握过手之后,便从队伍夹起的道路中间,大步流星直奔那幢供校长训话的大礼堂。他们走到哪队跟前,哪队值日官喊“立正”,报告本队番号。

遵照校方安排,蒋介石陪同李宗仁参观完讲坛和礼堂,接下来就得看军训。于是,各队都上了操场。

许德华他们队的训练课目是对刺操习。为提高新生的刺杀技能,教官找来一些四期老生做对刺练习。许德华是刚入学不久的新生,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就选择了一个“大块头”来练对刺。此人名叫冯岳峰,刺杀功夫是四期拔尖的。因为块头大,臂力过人,加上快速多变的出枪动作,就是同期老生也少有对拼过他的,何况五期新生,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与冯岳峰相比,许德华的身材首先就单薄下去了。仅此一条,对刺就不占优势。至于刺杀基本功,尤其是对刺技能,许德华更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但他咬定一条,认认真真地练下去,在对拼操练过程中,寻找对方的弱点,总结自身战术技术经验,精神上一定要占优势!

教官下达对刺口令后,许德华极为认真地端起姿势,朝冯岳峰挺枪而去。冯岳峰老到地做了几个防守,忽然兴致一起发起攻势。只几个回合,许德华便招架不住,连连防守不迭。退守之中,

乱了脚步，竟被对方刺倒在地。

队列中哗哗地响起掌声。

冯岳峰不屑地朝许德华看了一眼。这一眼让许德华浑身打个激灵。他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大喊一声“杀——”，又将枪刺挺起，冲到冯岳峰对面，逼迫对方应战。

于是，对刺再次在两人之间展开。又是左冲右突几个回合，许德华依旧被冯岳峰刺倒在地。

“算了吧，等你再练两年来跟我比！”冯岳峰开口说话了，撂了这么一句掉屁股就要入列。谁知刚要转身，冷不防许德华又从地上爬起来，再一次跃枪而上。

教官愣了一下，带头鼓起掌来。显然，这一次的掌声是给德华的。

几次倒地又跃起，许德华已是满脸尘土，汗水在尘土间划出一道一道鲜明的深沟，但是，他越战越猛，一次比一次出枪利索，并且以攻为守，劲道直往上涨。开始，冯岳峰还虚应着，渐渐地，不得不较起真儿来。可他想再次把这个不起眼的对手刺倒在地，竟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队列里，学兵们个个瞪大了眼睛。大家已不再是关注刺杀操习的心情，而是替新生许德华搂着一股劲。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中正（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北校场誓师北伐，黄埔师生全体列队护送。上午9时，震动全城的礼炮响过之后，所有参加北伐的将士，全副武装组成严整的方阵，跟随总司令庄严宣誓：

我不杀贼，贼岂干休！